

《人文學報》
第三十三期 (90.6), pp. 193-234
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

十七世紀法國銅版插畫中的中國意象

—中國風貌溯源—

李 明 明*

大 綱

前 言

一、教士及商團的中國著述與圖繪出版

二、報導插圖對視覺中國的建構

三、報導著述與視覺表述的審美觀點

四、中國意象的風格化：提亞農瓷宮、織錦服飾與中國人的裝扮

小 結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教授

摘 要

本文探討早期中國文化藝術經教會及商務使團引介，在法國社會之分布流傳及其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中的意義。有關此類生活藝術及其視象化過程，基本上並不被學者們注意，對於當時傳教士及商務團自東方帶回法國的見聞圖錄，亦少有對其文化意義進行評估者。本文以法國十七世紀間刊印之中國見聞錄及其圖像為對象，探究中國文化在這些報導文學中如何被詮釋，被視覺化，又如何被引進上層社會生活圈，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宮廷中的收藏風氣，如何助長中國圖像在此環境中的呈現形式，並進而影響十八世紀歐洲的中國風貌。本文為上述中國風貌的歷史淵源提供合理解釋。也使中法藝術關係自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的變遷與發展有較完整的呈現。

關鍵字：中國圖像、法國文化、文化關係、十六世紀、十七世紀

前 言

中國藝術早在十六世紀以前通過絲織品與陶瓷器傳至西歐，受到歡迎與重視，但並沒有引導法國人土藉此對中國藝術作認真的研究或學習。隨著商品引進的價值觀，中國藝術長時期停留在財富的象徵與時尚的趨附層面。十七世紀初期中國工藝商品經由葡荷商人轉手流入法國的數量遞增，中期之後隨著路易十四對視覺藝術的重視，尤其是王宮內對具有華麗氣質的裝飾藝術的興趣，使得中國工藝品的收藏乃至模仿，出現前所未有的發展。研究中國藝術傳入法國，是本人近年來的研究課題，討論問題由壁毯圖繪、陶瓷紋飾到中國風貌與羅可可美學的同質性與符號中國的建構^{註 1}，本文是對此一系列問題的推展，希望進一步追蹤中國圖像在法國流傳的源頭，尤其是早期出現在報導性銅版畫中的圖像與中國風貌型塑的關係。我們主要從下面兩個方向著手：一方面我們希望知道中國人物風情是如何出現在十七世紀的法國版畫圖像之中的，它們有何特徵？有哪些主要版畫圖像在當代及後世影響了法國人對中國文化的詮釋？另一方面，法國王室貴族的收藏風氣如何助長中國圖像在此環境中的蓬勃及引導其呈現的形式？這兩類問題都指向中國意象的視覺化過程，也間接為十八世紀羅可可趣味的中國風貌提供歷史依據。

一、教士及商團的中國著述與圖繪出版

十七世紀中葉，西歐傳教士陸續自東方帶回他們的見聞，並將中國的文物特色訴諸文字圖像，公諸於世。這些出版物，無論是介紹中國歷史地理、風土人情，還是個人遊記或人物誌，在描述中國風情特色之餘，往往附有版圖說明，

註 1 李明明：〈自壁毯圖繪考察中國風貌在十八世紀法國藝術中的發展——兼談符號中國在羅可可美學下的感性呈現〉，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他者之域》，台北：麥田，2001，頁 53-87；李明明：〈由中國風貌的式微到日本趣味的浮現：以 Lorraine 地區之陶瓷為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十九期，中壢：1999.6 月，頁 119-162。

有的更以精緻的印刷裝訂，作為饋贈之禮品，在高階層社會中流傳，使中國文化的異國情調在其絲綢、陶瓷的明亮色澤之外，更添增了一些想像空間。

早期有關中國的知識幾乎完全要通過教會的研究建立，主要內容集中在歷史與哲學的介紹，如衛匡國(Martini Martinus, 1614 - 1661)^{註 2}，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 - 1628)，Alvare de Samedo (1585- 1658) 的中國史地著述及 1687 年由數位耶穌會教士共同撰寫的孔子傳記等。其中附有版圖者，為時較早的有 Athanase Kircher (1602-1680) 在 1664 年以拉丁文出版之作。Kircher 之著述，全名為《耶穌會 Athanase Kircher 之中國，附有神聖及凡俗建築之插圖及對自然與藝術之研究》(*La Chine d'Athanase Kircher de la société de Jusus , illustrée de plusieurs monuments tant sacrés que profanes et de quantités de recherches de la nature et de l'art.*)^{註 3}，以下簡稱《圖繪中國》。此書以地理圖書方式蒐集有關中國宗教、文字、文官體系與人文及自然現象，其中還包括一些在西安府附近帶有西域色彩的古蹟文物，作為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傳入中國之例證。《圖繪中國》一書並非出自作者個人之經歷，而是蒐集其他傳教士帶回歐洲的資料彙編而成^{註 4} (見圖 2、圖 3 及圖 5)，因此，內容的正確性固然有待考証，就其圖像部分而言，亦因資料來源不同而顯得不甚協調，其民俗信仰部

註 2 文中所引傳教士儘量採用中文姓名，無法查知其中文姓名者，沿用原文姓名。

註 3 Athanase Kircher (1602-1680) 為耶穌會教士，曾在 Wurzburg 教授數學與神學，著述領域廣及考古，異教神學，物理，化學。1632 年曾因逃避戰亂，遷居 Avignon 一段時間，晚年在 Rome 渡過。《圖繪中國》一書拉丁文原名為 *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a profanis illustrata.*，於 1664 年初版於羅馬，1667 年再版於 Amsterdam，1670 年法文版問世。

註 4 H. Bélévitch-Stankévitch 曾在其《路易十四時代中國趣味》(*Le goût chinois en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XIV*) 研究中指出《圖繪中國》一書的圖像有各種不同來源：直接複製由傳教士自中國帶回之圖像；歐洲人模仿的中國圖像，但原圖本已失傳；由傳教士根據旅遊記憶製作但真實性不高之圖版；或憑空想像或僅由旅遊者口述印象製作而成。整體而言，多重覆荷蘭十六世紀版畫圖像之技巧。

分更參雜了印度、日本一帶的圖像；部分人物版圖可能僅依據旅遊者的描述，再由繪圖師依照當時荷蘭版畫之風格製作而成，形成中、西技法並陳的現象。

與《圖繪中國》幾乎同時問世的有《省聯東印度公司使團朝見中國或韃靼大汗國皇帝，由比耶·德·葛耶及亞可·德·凱瑟著》及其銅版圖像（1665），以下簡稱《省聯東印度公司使團》圖像（*L'ambassad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 des Provinces Unies vers l'Empereur de la Chine ou Grand Cam de Tartarie, faite par les sieurs Pierre de Goyes et Jacob de Keyser*）^{註 5}。17 世紀初，正值荷蘭東印度公司遠航貿易發展盛期，1653 年耶穌會教士衛匡國將清廷開放廣州為通商港口的訊息帶回荷蘭，荷蘭東印度公司遂於 1655 年組團赴華建立商務關係。使團總監 Johan Nieuhoff 曾記載部份旅途經歷並編纂成書，Nieuhoff 具有繪畫才能，在其文字記述之外，並以細微的觀察力繪製版畫插圖，凡南京瓷塔、清宮庭園、朝宮船宴等圖像皆出其手。《省聯東印度公司使團》版畫圖像的特色在中國城鄉景緻，尤其是城郊的廟宇、寺塔、海港類風景，顯示編繪者對中國建築之興趣（見圖 6、圖 20 及圖 22）。圖像來源除了直接取自中國風景畫的因素之外，也有利用日本版畫品的可能，尤其有關民間生活景象如雨中泛舟的漁夫、披戴歐人從未見過的笠蓑、園中蒔花的婦女、互相作輯答禮的社會團體、僧侶與神明（見圖 8、圖 9）、民俗雜耍中的丑角（見圖 7）等。雖然在歐式風範的構圖安排下，仍可以見出藝術家在空間處理與造型方面留下若干極不協調的筆觸。Nieuhoff 文圖並茂的中國旅遊在荷蘭出版後，獲得極大的歡迎，隨即有法文及拉丁文版問世，其中 150 幀燙金圖繪與題獻給王室財務總監 Colbert 的法文精裝版，曾在路易十四朝庭中廣為流傳，對此後歐洲

註 5 商務使團由 Pierre de Goyer 與 Jacob Keyser 率領，1655 年出發，經廣州輾轉抵北京，1657 年返荷，全程經過由 Nieuhoff 記錄報導，其法文版在 1665 年由 Amsterdam 之出版商 Jacob de Meurs 刊印，並題獻給法王財物總監 Colbert。

的中國視覺表述有深遠的影響。

不同於 Nieuhoff 的親身經歷，1697 年在法國刊印的《中國現況圖像》(*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en figures*)，是由法國皇家版畫師 Pierre Giffart 根據耶穌會教士白晉 Joachim Bouvet (1660-1732) 自中國帶回的圖像所刻製的。共有 43 幀彩色版圖⁶，模仿圖像的筆觸線條固然比不上原畫，但是印製的華麗精緻不亞於上述荷蘭版。《中國現況圖》提供的主要是中國的人物服飾：凡帝王，皇室貴族，滿清（韃靼）朝官，將士，僧尼，文官士族，皆包涵在內。每一個不同身分人士都有兩種不同服裝圖像，或穿著官服與生活起居便服，或著夏裝與冬裝。男子皆寬肩細目，蓄鬚髭；女子則腰身苗條，小足，掛耳飾，衣著華麗，服飾上刺繡著祥龍異鳥奇花之屬。達官貴人衣服前胸並有一方形圖案，標示官階身分。中國現況圖像以人物畫像為主，部分圖像被稍後的「中華帝國通誌」（圖 13）（圖 14）採用，並通過後者輾轉流傳成為繪製中國人物常見的形式。

十七世紀耶穌會教士著述中尚有南懷仁神父的《中國帝王之韃靼行旅》(Ferdinand Verbiest, *Voyages de l'empereur de Chine dans la Tartarie*, Paris, 1683) 記述 1682 年在他 60 歲之時，奉命隨從康熙皇帝到滿州之旅。文中記載出巡人馬包括太子，三位后妃及諸王公貴族等隨員，全隊人馬不下七萬餘人，由北京到遼東（今遼寧），經瀋陽、吉林、長白山、松花江直抵朝鮮邊境，往返之期長達數月之久，翔實記述路途之顛簸辛苦及康熙皇帝對自然地理科學之興趣。此書記述詳細，對日後韃靼人物、遼東武官體貌（圖 11、圖 12）的視覺化過程有可能產生重大作用。

註 6 《中國現狀圖像集》由法國皇家版畫師 Pierre Giffart 製圖，1697 年出版於 Paris, Rue Saint-Jacques, 並題獻給 Bourgogne 公爵與公爵夫人。

對十八世紀啓蒙時期學者最具影響力的著作，當推杜赫德神父的四冊《中華帝國通誌》。法國耶穌會教士杜赫德（J.B. Du Halde, 1674-1743）綜合百多年歐洲傳教士有關中國之調查報告，編纂《中華帝國通誌》（1736 刊印）。編纂方式或就原著重新分類編錄，或加以改寫。其中除了附有西藏一帶地理誌之外，並有人物生活銅板圖像，不下十九幀⁷。他通過圖像直接呈現中國文武官員、孔儒僧尼及婚喪禮俗情景。此批圖版中，不少人物像如帝王、文武仕族、孔夫子、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徐光啓等，應取自十七世紀 Kircher 的《圖繪中國》、Nieuhoff 的《省聯東印度公司使團圖集》及 Bouvet 的《中國現況圖集》。

以上所列銅版圖像大致上反映了十七世紀中至十八世紀初葉中國插圖在報導著述中的出版情況，我們可以看到圖繪的主題與形式有不少重複之處。整體而言，中國的人文地理、生活習俗與工藝技術，在版畫師揣摩傳教士及各商團不同的資訊來源後，以歐式蝕刻技法製成圖像。這些主要依據口述經驗與文字記錄而製成的銅版畫，可以稱之為歐洲對中國歷史文化視覺化的建構時期。其最初目的並非藝術表現，卻對此後視覺藝術中的中國特徵形成舉足輕重的作用，值得我們注意。我們嘗試自兩方面來說明這個現象：一方面是這些著述與版畫涵蓋的內容非常廣泛，有如知識百科：自中國的地圖、動植物、工藝技術、

註 7 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 編纂的《中華帝國通誌》(*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1736), 4T. Chez Henri Scheurleer, la Haye, 1736. 蒐集前後逾一世紀的資料 (1582-1735), 包括書信、遊記、經典譯注、中國地理、歷史、語言、哲學的研究。銅版圖像除五十幀地圖外, 計有第二冊中帝王、文武仕族、孔夫子像十三幀; 第三冊中傳教士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及徐光啓等六幀由 Humblot 刻製, 複製圖像在技師理解的偏差與刻印技術的限制下, 喪失了原有中國人物繪畫的特色。《中華帝國通誌》有不同歐語版本, 最晚的俄文版於 1774 年刊印。

民族語言、信仰風俗、朝官、哲人、僧尼、市民、乃至帝王、妃后們的儀態、服飾。其中尤以帝王金黃色的龍袍及其富麗的織錦圖案，最能滿足上層社會人士的好奇心與宮廷趣味而廣為藝術家們所借鏡；另一方面，我們要指出這些附有精緻版畫的中國著述，製作成本昂貴，非貴族豪門人士難以有力購置，因此客觀經濟因素促成了王公貴族們對中國圖像的接觸，也說明中國風貌像在上層社會中流行的原因。

二、報導插圖對視覺中國的建構

上述文獻刊印正值法國版畫圖書蓬勃發展的時期，各種主題的圖像紛紛刊印流行，無論是政治名人的肖像、宗教聖像或是現實中的生活情趣都受到歡迎。1692年法國細紋銅版畫（*taille douce*）成立行會，再於1694年取得營業許可。一時巴黎拉丁區聖雅各街（*rue St. Jacques*）一帶各種版畫行業林立，有關中國及其風土人情的書籍圖像也隨著這股風氣益發廣為流傳開來，呈現前所未有的盛況。1688年，Bernou在為《與中國的新關係》（*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註8}一書的序文中，感嘆有關中國書籍的刊印多到使讀者們不再感覺到有什麼新鮮的內容可書。根據現今可查閱到的資料來看，當時有關中國的訊息，主要來自傳教士、商團使者及旅行家的報導，而其中重複敘述或相互抄襲之處不在少數，真正有獨到見解者不多。

耶穌會教士之書信與記述報導，多數出自社會學的觀點。所以他們首先注意到中國社會中士大夫階層的重要性（Peter Lany, 1993, 37-39），因而有不少有關孔子、士大夫的介紹，乃至人像的描繪；此外，旅遊紀實的目的與報導者個

註 8 Gabriel de Magaillan,《與中國的新關係》(*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 1668, Paris. in-4, 167 p.為耶穌會教士 R.P. Gabriel de Magaillan 編輯大量中國相關資料而成。由 Bernou 譯自葡文。

人的專長也影響到撰寫內容。例如南懷仁的滿洲、遼東紀實、Nieuhoff 對庭園、建築，以及馬國賢對風景版畫的報導等，這些難得的描繪，無意地成為法國，乃至西歐人士對中國作視覺表述的主要依據。這裡我們注意到一個關鍵的問題，那就是傳教士與旅遊者的著述，或出自社會學的觀察，或出自自然地理的描述，少有對中國文化藝術發生興趣者。既然這類文獻的內容及其銅版畫原來並不具文化藝術的考量，又是如何對歐洲當時發展中的羅可可藝術產生作用？其意義又何在？這個饒有興味的問題或許正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原來中國風貌在法國由興起到消失的原因，其實是外在於中國，外在於中國藝術的。

東方對法國人來說，有時僅止於地中海北非沿岸，有時卻延伸至印度洋彼岸的東亞。無論如何，東方這個主題自古以來，西歐人對之是充滿了憧憬與嚮往，在浪漫主義賦予「東方」一種緬懷上古與中世紀的幽情之前，「東方」可以說是不可擬比的「華麗」(luxe) 與「美妙」(merveilleux) 的同義詞。而處於遠東的中國更是這種好奇心與想像力施展的天地。在此前提下，中國不過是一個提供想像空間的藉口，在缺乏訊息的環境中，自由衍生為各種異國情趣。由此發展而成的中國風貌圖像，不僅與中國藝術品大相逕庭，甚至未必合乎地理位置下的中國。這也是中國風貌中的人物風情常混淆著印度、波斯意象的原因。中國風貌裡的中國，換言之，是想像界的中國。此想像中國取材的來源便是法國本地報導文獻提供的圖像：纖細的婦女、雍容飽滿的文武官吏、盤坐的羅漢、奇禽怪獸、花鳥蔓藤等...。在首期壁掛製作的中國系列中，我們不難看出《御巡》(圖 15)、《欽天監官》(圖 18) 中的帝王、湯若望、地球儀、寺塔、瓷人、鳳梨、波羅蜜等熱帶花果直接取自 Kircher、Nieuhoff、Du Halde、Lecomte 諸人的中國報導插圖(見圖 5、圖 16、圖 17 及圖 19) 視覺中國的意象通過這些作品逐漸成形。

我們若進一步比較上述壁毯作品中的中國意象，可以看到《欽天監官》(圖

18) 的核心部分是由 Kircher 的湯若望像 (圖 5) 與 Lecomte 的渾天儀 (圖 19) 構成;《御巡》(圖 15) 的中心人物帝王採用了 Lecomte 的康熙像 (圖 17), 左上角的金剛、瓷人與寺塔房舍 (圖 15-1、圖 15-2) 則來自 Nieuhoff 的《三位神明》(圖 8) 及其他圖像背景中的建築物 (見圖 7、圖 9); 至於 Kircher 的波羅蜜與熱帶林則是廣泛引用於此時期的中國風貌作品中。十八世紀中期以後, 中國意象的表現漸趨自由, 人物風情逐漸染上了羅可可風格的嫵媚, 我們可以從 Watteau 的蒙古人 (圖 11) 與 Nieuhoff 的蒙古人 (圖 12), Pillement 花果紋飾 (圖 4) 與 Kircher 果樹 (圖 3) 的比較中看到這種表現性的發展。整體而言, 寺塔、瓷人、熱帶花果等中國意象難以脫離十七世紀銅版插圖的雛形。

在考查十八世紀壁毯圖繪中的中國風貌時, 筆者曾指出圖像中國的主要題材與藝術特徵, 諸如象徵權威的帝王妃后像, 描述生活情趣的仕女、村民; 裝飾性的蔓藤花木, 以及其他各種建構《符號中國》的標誌 (emblème), 屬性 (attribut) 與符號 (symbole)。多采多姿的圖像元素在畫家、設計師的想像力下被編織成帝王故事與民俗故事。故事的題材固然從未偏離西歐文化傳統, 其造型元素卻不得不倚賴傳教士及商團使者的報導著述。因此我們不難肯定十七世紀報導文學與其銅版圖繪對中國風貌的影響。不過, 視覺文化的形成, 其因素是多方面的。為深入瞭解此等報導著述的觀點立場, 以及贊助者對中國風貌的審美原素所產生的積極作用, 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分析十七世紀傳教士報導紀實的觀感及法國王室、貴族們趨附中國風貌的現象。下面兩節分別討論不同的報導觀點如何反映了東西文化接觸初期不可避免的誤差, 以及瓷宮、織錦與化妝舞會等中國意象逐漸形塑為法國視覺文化的風格化過程。^{註 9}

註 9 中國風貌為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間西歐視覺文化中的一項藝術風格, 其形式遍及陶瓷、壁毯、壁畫、建築、服飾等工藝藝術。此中國風貌的特質說明本文探討不同表現載體 (support d'expression) 的效應。

三、報導著述與視覺表述的審美觀點

由於傳教士報導的中國紀實及觀感是十六至十七世紀間法國人所能獲得中國訊息的主要來源，因此他們所能接受或排斥的中國風味會進一步影響法國人的判斷。就一般著述序言內容來看，大多數對中國的是讚譽有嘉，都肯定中國是世界上最繁華的地方，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中國制度表現的智慧及中國人在藝術上達到的高度技巧與成就。不過誠如 Etiamble 在其《中國之歐洲》一書中所指出，傳教士們對中國聖哲（Sage chinois）的頌揚，對中國完美的子民與楷模君主的撰述，有些溢美之譽對中國形像的建構並非全是正面的。一項直接的影響是這些報導鼓勵了冒險家或旅遊者前往中國，不幸的是他們的經歷與所見未必與教士們的報導一致，由此產生的偏差與矛盾，反而助長了此後西歐對中國的誤解與偏見（Etiamble, 227）。

當時法國人是否真正能欣賞中國藝術？報導文獻反映，一般法國人頗能肯定中國工藝藝術中的「精巧與細緻」（ingénieux et subtiles）。各種陶瓷、織錦、漆器傢具及器皿在其生活實用功能之外，尚能滿足王室貴族們珍藏罕見物品的好奇心。雖說這種玩賞或擁有中國工藝品的興趣，在十七世紀的法國上流社會可以稱得上是相當普及，大多數人對這些藝術品的精神價值及美感趣味卻未必能體會。以 Gabriel de Magailan 為例，這位編輯中國資料的耶穌會教士，也是中國工藝品的愛好者，但面對中國銅鑿的意見卻只停留在「古老的工匠製作」，「價值數百甚至數千埃居（Ecu）^{註 10}」之類的評語（Magailan, 167）。另一類的認識則是把這類珍奇玩賞品與超自然的神祕力量聯想在一起，認為中國瓷器具有消災辟邪的神力。Pierre de l'Estoile 在其日記回憶錄中便記載了這樣一個實例：收藏家 Guittard 在巴黎市塞納河奧古斯丁堤畔（Quai Augustin）設有一

註 10 Ecu，法國古錢幣名，價值不一。

所藝廊，「所藏珍品來自土耳其及遠方日出之地的國度 (Pays du Levant)，一天皇后前來觀賞 (1601)，Guittard 出示一只瓷瓶，據說若盛任何有毒之物則會破裂，想必為傳說中具某種神奇力量的中國瓷器。」¹¹ 有關東方瓷器具有神力的傳說故事由來已久，這一段記載在古董商的穿鑿附會之餘，反映出當時對中國工藝品在其實用價值以外所賦予的想像魅力。

報導著述反映出理解中國藝術的困難度隨著藝術類型而有程度的不同。材質感強與現實生活貼近的自然題材較容易被接受，如 Gabriel de Magailan 對中國陵墓雕像的描述，便集中在其塑像所代表的社會身分，是否為官吏或士人，侍童或太監；若為石雕動物則止於說明獅子、馬、駱駝、龜等動物的造型及各種動態的表情，報導者著力之處往往在這些社會體制或自然現象的層面。相對的，具有抽象性、文化性濃厚的中國繪畫，他們的接受層度則遠瞠其後。Nieuhoff 在其《省聯東印度公司使團》一書中便這樣寫著：「至於繪畫方面，中國人使大不如我們，因為他們還不能理解如何處理陰影及調配與淡化色彩。不過他們在刺繡與織錦上的花鳥相當成功，其天真自然的程度難以比擬。大部分（中國藝）人，講求工作速度，而不屑在一件工作上耗費太多時間...」¹² 耶穌會教士 Alvarez Semedo 在他的《中華帝國通史》中也提到中國繪畫不會表現陰影：「他們在繪畫上的成就不大，由於他們既不會畫油畫，也不知道如何處理畫中陰影，因此畫中人物談不上美好甚至不優雅。他們擅長的是自然中的樹木、花鳥，目前跟我們學會了如何調製並使用油彩。」（Samedo, 84）。

註 11 按：文中註為 1601 年 12 月 18 日，P. de l'Estoile, *Mémoires-Journaux*, éd. 1879, t. VII, p.323.

註 12 Nieuhoff, *L'Ambassade de la Compagnie Orientale des Provinces Unies vers l'Empereur de la Chine ou le Grand Cam de Tartarie, faite par les sieurs Pierre de Goyes et Jacob de Keyser.*, 1665, II, 30, 轉載於 *Le goût chinois en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XIV.*p.177。

基於創作美學觀點的差異，中國繪畫，甚至一般東亞藝術中的繪畫，在十九世紀以前未曾被西歐人接受，其牽涉到的文化社會因素頗為廣泛，本文不便深入討論，下面僅藉數位傳教士的意見，略窺中西審美觀念的差異。

利馬竇曾經指出中國人民重視繪畫，並廣泛運用到廟宇裝飾中，但其技術遠不能與歐洲畫家相比^{註 13}，路易十四派往出使暹羅及中國的主教 Monseigneur de La Loubère 也說過暹羅人與中國人是「拙劣的畫家」(mauvais peintre)，因為他們的趣味不過是再現少許自然主題^{註 14}。這一類意見在當時並不鮮見。然而在建築、雕塑方面，便不盡如此。我們注意到這些先後往返於中西的使者、傳教士等各類人士由於各自的專業背景與遭遇情境不同，對中國藝術的接納程度自不一致。La Loubère、Lecomte 及王致誠神父 (Attiret, J-Denis, ?-1768)，三位教士對中國建築的觀感便大不相同。La Loubère 評隙中國建築物全無西方建築的秩序感，缺少西方建築中的支柱、柱頂蓋下楣 (architraves)、中楣 (frises) 等要素的排列。Lecomte 神父描寫中國宮殿時對中國宮廷建築的宏大富麗讚譽有加，肯定其琉璃瓦、雕樑畫棟及彩釉陶磚等極盡華麗富貴之氣象^{註 15}。但對

註 13 Matthieu Ricci et Nicolas Trigault, *Histoire de l'expédition chrétienne au royaume de la Chine*, Bellamin. Desclée de Brouwer, 1978, in Ninette Boothroyd, Muriel Defric, *Le Voyage en Chine*, p.120.

註 14 Monseigneur de La Loubère 為 1688 至 1689 年間路易十四派遣赴暹羅特使，見 M. de La Loubère, *Du royaume de Siam*, Paris, 1691, vol.II p.116 et p.270。

註 15 Le Père Louis Lecomte, *Nouveau mémoire sur l'es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中國現狀追憶錄》1696, t. I. p.130, 轉載於 N. Boothroyd, M. Detric, *Le voyage en Chine*, Ed. R. Laffont, Paris, 1992, p.163。Lecomte 是 1685 年隨路易十四派遣赴暹羅特使團中六位耶穌會教士之一，此行成員包含 de Fonteney, Bouvet, Gerbillon, de Visdelous, Tachard。1686 年抵暹羅，除 Tachard 留在暹羅，其他五位於次年赴中國，由寧波上岸，再赴北京，Lecomte 居住達四年之久。返法後曾以書信體裁發表中國遊記，其《中國現況追憶錄》(*Nouveau mémoires sur l'es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出版後，相當受到歡迎，後因羅馬教廷內部中國祭祖事件被禁。

民居建築及工藝的評價卻是負面的。Lecomte 對北京城的描述中是這樣寫的：「誠然，中國民族對藝術的理念有所欠缺，使得他們在各類藝術顯露了嚴重的缺失。如系列房間彼此無連貫性，裝飾物缺少規律感；我們宮廷內的那種舒適而悅目的連繫關係，這裡是完全看不到的。總之，處處顯露出一種難以言狀的醜陋，令歐洲人不悅，並令那些對美好建築具有品味者感到驚愕。」(Lecomte, 161) Lecomte 不僅對中國民居、街坊、市景有嚴苛的批評，並對一些持正面態度的報導表示質疑：「…，某些（建築）比例關係無法令人稱之為傑作，這是由於撰述的傳教士可能從未在歐洲見過更好的；或者在經過一段時期（住在中國），他們已經習慣了，初到時感到驚愕之事物，逐漸習以為常，想像力也遲鈍了；因此，一個在中國居住了二十或三十年的歐洲人，是這方面最壞的評判者。正如一個口音很好的人會被一群口音壞的人同化，同樣地，一個人的品味有時也會因為其周圍的人不具品味而喪失。」(Lecomte, 162)

四十年後，王致誠神父寫自北京的一封信（1743），卻表達了對中國建築與工藝相當不同的感受。最令他折服的是中國庭園建築中各類窗牖的縷空雕刻，花鳥格子紋飾玲瓏而巧妙。「在我們國度裡，人們要求到處都一致化（uniformité）、對稱（symétric）。他們不喜歡零星瑣細或調動位置，認為每一個部位都有其對應。我們也喜歡看到中國建築中具有這種對稱、秩序與安排，北京宮殿便屬於此類，諸侯王公之宮殿及富人之住宅也合乎這種法則；不過別墅鄉居之類的建築，往往到處顯得不對稱、不整齊，似乎每一處的設計是來自外地的模式，一切都可以任意或事後配置，各個部位未必相互搭配。這會令人覺得不美甚或感到不堪入目；事實上，當你身歷其境時，會有全然不同的感受，我們會對此藝術的不規律性感到佩服，其趣味之美好、其安排之恰當，無法一目了然或一語道盡；我們應當一件一件地觀察，其中實有玩賞不盡之處。」

^{註 16} 王致誠神父同樣看到了中國建築中有「不對稱、不整齊」之處，但卻能更進一步觀察到中國視覺藝術的特質，即「無法一目了然或一語道盡」，因此可「玩賞不盡」。他並沒有因為肯定中國藝術而喪失其自身的「口音」，而是在其原有口音之外更認識了一個新的言語。王致誠神父強調必須親自觀察各種形狀的門窗：有圓形、橢圓形、方形及多角形，乃至扇形、瓶形、花卉形、鳥形、獸形、魚形等，這造型結構的豐富與不規律性便是中國藝術的特色。就這一例子來看，三位傳教士們的報導之間的差異來自三種不同的審美角度：La Loubère 秉持古典藝術的理性與秩序原則，無法適應中國建築中的多樣性變化；Lecomte 以巴洛克的趣味，僅接受中國宮廷建築的宏大富麗；至於王致誠神父則出於自身藝術家的修養對中國建築有較深入的體會。這一方面的問題涉及東西文化觀中的創作美學及審美趣味，筆者擬另撰文深論。

四、中國意象的風格化：提亞農瓷宮 (Trianon de Porcelaine)、織錦服飾與中國人的裝扮

(一) 提亞農瓷宮意象

有如曇花一現的提亞農瓷宮 (Trianon de Porcelaine，以下簡稱「瓷宮」) 頗能說明感性空間化的中國意象。路易十四於 1670 年冬天在凡爾賽宮花園內建蓋瓷宮。由皇家建築師 Louis Le Vau 設計^{註 17}，據稱取意於南京之瓷塔，瓷宮於 1671 年冬完工 (見圖 21)，主要建材取自 Delf、Rouen 及 Nevers 出產之陶瓷，故以為名。瓷宮的建材為多細孔的陶磚，禦寒防霜及牢固性皆不足，亦

註 16 Jean-Denis Attiret, Lettre du 1^{er} novembre 1743 in (Lettres edificantes et curieuses, Paris, Societe du Pantheon Littéraire), 1843. 轉載自 *Le Voyage en Chine*, p.230。

註 17 1670 年 Louis Le Vau 受命建蓋「瓷宮」之時，正在為凡爾賽宮的大計畫工作。「瓷宮」是他最後的一件設計作品，建蓋的時間甚為快速。1671 年 10 月 Le Vau 過世時，工程幾近完成。

不易維護，終於 1687 年撤除^{註 18}，前後不過 17 年。「瓷宮」之建築除見載於 Félibien 的記錄及版畫資料以外，早已無跡可尋，不過已足以說明十七世紀中葉中國趣味在法國宮廷之盛行。^{註 19}

Le Vau 的瓷宮是否有取意於南京瓷塔之處？根據現有文獻資料，瓷宮的建築完成於 1671 年，在此前有關中國宮廷建築的報導不多。Kircher 和 Nieuhoff 都曾提供若干建築圖，其中以 1665 年 Nieuhoff 在其「省聯東印度公司使團」報導中所附之南京瓷塔圖最有可能影響瓷宮的構想。南京瓷塔是唯一以瓷磚作為建築材料的實例，同時 Nieuhoff 繪製之南京瓷塔（圖 20），筆觸細膩清晰，描繪瓷塔矗立於平坦開闊的廣場中，四周行人與房舍襯托出瓷塔的崇高氣勢，除了瓷塔本身極具特色，其九層塔挑簷頂懸掛的金玻璃羅形狀，也是此後中國風貌圖繪中一再引用的元素。

除上述 Nieuhoff 的瓷塔圖外，對南京瓷塔作詳細記錄報導的另有 Lecomte。Lecomte 在其《中國現況追憶錄》中，對南京瓷塔的座落位置、建

註 18 撤除之真正原因不詳，據稱路易十四建蓋瓷宮的動機是為取悅 M^{me} de Montespan，而此恩寵已轉移到 M^{me} de Maintenon 身上；除此主觀因素外，設計與維護不理想也可能是招致撤除的原因。

註 19 詩人 Remy Denis 留有以下嘆語：

「君不見此遊樂之宮
如何為陶瓷所掩蓋
那瓷甕與各種瓷罈
耀亮於世界之眼。」
(Considérons un peu ce Chateau de plaisance
Voyez-vous comme il est couvert de fayence,
D' urnes de porcelaine et de vases divers
Qui le font éclater aux yeux de l'Univers.)

轉載自 *L'Exotisme oriental dans les collections de la bibliothèque Forney*, Paris, 1983, p 4

築材質、高寬尺寸、塔具九層的外型乃至內部供奉之神龜等，描寫堪稱鉅細靡遺：「塔有九層，每層窗口之上皆有向上挑起的柱頂盤，其屋簷形狀有如每層之樓座挑簷，不過凸起程度較低，因為它們沒有第二層牆的支撐；每層塔並隨其高度的上升而逐漸變窄小。…塔之牆壁以側立之瓷磚覆蓋，這些瓷磚因為雨水與灰塵的侵蝕而減弱了它們美麗的色澤，不過，仍然足以辨識原來的瓷材，質地雖然略嫌粗糙，要知道此建築已有三百年的歷史，這些瓷磚的外表無法保持其原有的色澤。」Lecomte 對每一層塔的外型與物理結構逐一描述後，總結地說：「…這便是中國人所稱的瓷塔，歐洲人也許會稱它為磚塔。不過，無論其材料為何，這顯然是東方最享盛名，最堅固也最壯觀的建築。」(Lecomte, 167)

享有盛名的南京瓷塔可能在材質運用上對 Le Vau 的瓷宮產生了啓發性作用。至於 Lecomte 詳盡的文字描述，由於其出版年代(1696)在瓷宮興建(1671)之後 25 年，應不至於對 Le Vau 的設計有任何影響。

「瓷宮」作為中國風貌下的建築實例，是否為一個失敗的例子？事實上，Le Vau 的瓷宮並沒有任何與中國建築相通之處，其建築結構呼應凡爾賽宮之正宮造型，屬於古典式風格，採用的陶瓷建材除了明亮光滑的觸感之外，並無其他中國風貌特徵。其短暫的存在說明陶磚作為外部建材的失敗，也可以說是將陶瓷的感性加諸於古典風格的失敗。這一個經驗與其後路易十六的皇后 Marie-Antoinette 在凡爾賽庭園內蓋的茅草屋，不可同日而語。

「瓷宮」海市蜃樓般的意象為時雖短卻在西歐鄰國傳為佳話，引起荷蘭、英國之君主至法國延聘藝術家前往模仿設計。Daniel Marot 因新教信仰避難荷蘭，被 Prince d'Orange 聘為建築師，他設計的中國櫥櫃 (cabinet chinois)^{註 20}

註 20 櫥櫃 (cabinet) 或珍藏櫥櫃 (cabinet de curiosité) 以貯藏珍奇收藏之櫥櫃而得名，

(見圖 26) 頗能代表路易十四的宮廷風格。而以中國圖像特徵為首的壁飾，壁掛 (tapisserie) 等室內設計，因為與羅可可式建築有和諧的結合而受到廣泛的歡迎。這一點充分說明了中國風貌與羅可可趣味的同質性。

(二) 織錦服飾的「中國式樣」(Façon de la Chine) 與「中國人」的裝扮：富貴與華麗的象徵與瞬息即逝的美感訴求

西歐人士對中國絲織品的喜愛可以上溯至中西交通史的源頭。在紡織設計方面，尤其是絲織品之紋飾設計，幾乎是非中國圖紋莫屬。久而久之，織錦刺繡品也隨著陶瓷成為中國風貌的主要表現。舉凡龍鳳及其他珍禽怪獸之圖形自中世紀以來便出現在以威尼斯為首的進口紡織品中；由石榴花果、棕櫚樹、松果等植物果樹銜接而成的圖紋一直流行到十七世紀，而其餘韻不絕如縷。

織品設計以服裝及傢具為主，也是門窗、壁飾、等建築設計的一部分，因此，織錦圖紋的發展在室內設計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進入十七世紀中葉以後，一種反古典的藝術趨勢出現在建築雕塑以及室內設計中，使得中國風貌的奇幻與異國情調特別具有吸引力。在織錦及陶瓷圖案中出現的印度花 (les fleur des Indes) 便為一例。巴黎及凡爾賽宮曾在 Tours 及 Lyon 指定廠商製作此類華麗織品。暹羅使節在 1684、1686 年兩次來巴黎，攜帶無數珍奇禮物，其晉謁 Louis XIV 的華麗場面被繪製成版畫流傳。對裝飾藝術中的東方趣味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尤其是以花卉鳥獸半抽象式圖紋及彩色亮麗的風格，便在那時候出現於 Lyon 的絲織製品中。^{註 21} 1698 至 1703 年間法國新成立東印度公司，

出現於十六世紀歐洲。在法國十七世紀的宮廷財產清單中常有「中國櫥櫃」(cabinets de la Chine) 之名目，大部分皆為收藏中國、日本及歐製的陶瓷、漆器類工藝品。紅衣主教 Mazarin，為路易十四宮中極有影響力的藝術贊助者，其收藏清單中有關「中國櫥櫃」的珍藏名目記載極為詳實，在十七世紀史料中罕見。

註 21 Lyon 的紡織業直接受命於 Paris 與 Versailles 皇宮，是為法國皇室貴族製作絲織

商艦昂菲提特號 (l'Amphitrite)^{註 22} 往返於廣州、寧波與 Port Louis 之間，將大量陶瓷、屏風、刺繡、服飾及香料攜回法國，助長了此風尚，也是一項不可忽略的因素。

Bélévitch Stankévitch 曾對路易十四宮庭內收藏中國織品裝飾的風氣有詳細的描述^{註 23}，其研究主要以宮庭清單為依據，由收藏數量與收藏品之名目來推論風氣的盛況。當時時髦的中國收藏風氣與室內裝飾互為呼應：王公貴族們紛紛將書房、臥室中的床罩、椅墊、壁氈採用中國式的織錦圖案裝飾，印度花紋及中國花卉、人物之類的圖紋（見圖 23、圖 24、圖 25），逐漸取代規律的幾何式圖案而流行於布紋設計中，Jean Reuel (Lyon)、Antoine Fraisse (Paris) 諸設計師的「中國樣式」便在此風氣下盛行一時^{註 24}。當時所謂的「中國樣式」(façon de la Chine) 指的是室內壁飾材質、色調、紋樣如白色塔夫 (taffetas) 綢緞的明亮光澤及其中國式花卉人物。大王儲 (路易十四長子) 便有此嗜好，Versaille 宮內一間起居室全以白色塔夫綢緞中國花卉為壁飾及椅面。十七世紀中葉知名的室內設計師，如 Jean Berain、Claude Audran、Antoine Watteau 及稍後的 Huet、Gillet、Oppennordt、Meissonnier 及 Pillement (見圖 4) 都有不少

錦的中心。Musée des Tissus de Lyon, *Guide des Collections*, Edition Lyonnais d'art et d'Histoire, 1998, Lyon.

註 22 法國與中國建立直接關係是依賴東印度公司的建立，昂菲提特 (l'Amphitrite) 於 1698-1700, 及 1700-1703 兩次通航中國，商業成果豐碩。

註 23 Bélévitch Stankévitch, *Le goût chinois en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XIV*. Paris, 1910。

註 24 Fraisse 為 Chantilly 宮庭刻印有 53 幀版畫，提名為《中國繪飾，取自波斯、印度、中國及日本之文物》(Paris, 1735, Philippe Nicolas Lottin, 冊頁裝訂, Musée des Tissus, Lyon); Buc'Hoiz 亦刻印的 100 幀中國植物圖像皆為十八世紀畫家設計衣料、陶瓷花紋不可或缺之資料。

中國式圖案設計傳世^{註 25}。

與中國式織錦服飾直接相關，甚至具有積極推動作用的是法國宮廷的生活形式。伏爾泰曾以「尋求榮譽，進行娛樂和追求風雅」形容路易十四的早期執政。即使在 1668 年戰爭期間「娛樂活動、王宮和巴黎的裝飾美化」亦未曾間斷過（伏爾泰，354）。宮廷中舉行化妝舞會、觀賞舞台劇，本是上層社會培養才智、活躍社交的慣例活動，宮廷藝術家 Jean Berain（1639-1711）與 Claude III Audran（1658-1734）的克羅台斯克設計便反映這種需求：這些設計師們為營造輕盈透明，瞬息萬變的效果，巧妙地結合花葉、蔓藤、柱台及戲劇化人物，不久便在中國圖紋中找到強化其明亮色彩與線紋勾勒的奇幻景象。

路易十四每年舉辦盛大慶宴，場面豪華風格優雅，還有多種化妝舞會、戲劇演出及技藝競賽^{註 26}。1667 年在凡爾賽宮前廳舉行的化妝舞會中，路易十四和皇后竟打扮成「半波斯、半中國式」的人物；也許是由於國王帶頭裝扮成中國人，引起貴族們效仿的風氣。1685 年，國王之胞弟為了搶占舞會之風光，以不同之服裝出現於舞會，最後是以「中國朝官」的裝扮作為壓軸戲。1699 年 Bourgogne 公爵夫人為製作舞會中的中國服飾，曾求助於 Père Lecomte^{註 27}，

註 25 十七世紀末中國及印度趣味之絲綢極為流行，進口貨物不敷所需，以致出現當地仿製產品充斥，在 Marseille, Montpellier, Rouen, Chatellerault 等地皆先後設廠競爭，進口商受到威脅而向王室申訴，1697 年曾有詔令禁止印度綢的仿製。此禁令直到 1759 年方解除。

註 26 伏爾泰，《路易十四時代》，吳模信、沈懷洁、梁宇鑄譯，商務印書館，1996，北京，頁 352-頁 362。

註 27 Bourgogne 公爵夫人（La duchesse de Bourgogne）為了要在舞會中以中國服飾出現，特於事前請求自中國回來的神父 Lecomte 為她繪製一套中國服裝。見 *Lettres historiques et galantes*, t. I. p.255，轉載於 *Se. Le goût chinois en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XIV*, p.171。

當時《法國通訊》周刊持續記載有關中國題材的活動與文件^{註 28}。由此看來，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中國」確實成為法國上層社會中一個流行題材，自嚴肅的哲學宗教議題，到娛樂性的化妝舞會，中國提供的是一個超越空間的理想國度，也是一個明亮而感性的想像王國。

值得注意的是，在化妝舞會與中國風貌的關係上，王公貴族們在嘉年華會中裝扮成異國情調的「中國人」，其原始動機是輕鬆而娛樂的，充其量不過為舞台設計師們提供一些想像材料；但是在進入十八世紀之後，這「裝扮中國人」或「戲劇化的中國人」逐漸成為一個流行的題材，可以作為藝術學院鍛鍊學生想像能力的課題。例如 Vien^{註 29}的一幅素描，題名為「中國大使」(Ambassadeur de la Chine) (圖 28)，是 1748 年，當他還是羅馬法國藝術學院學生時，以嘉年華會 (le carnaval) 中的化妝遊行人物為題材的素描。此類例子屢見不鮮，Boucher 也留有類似作品。當時的藝評家 Charles Léoffroy de Saint-Yves 曾對 Boucher 的作品作出以下的批評：「那些喜愛他 (Boucher) 作品的人，難免擔心他這樣一味鑽研中國趣味——這似乎已成為 Boucher 先生熱衷的愛好，終究會影響他畫中原有的優雅輪廓；假若繼續畫這類人物，他將會喪失原有的優美。」^{註 30} 這段評語透露了兩個訊息，一是 Boucher 在 1750 年前後曾有一段時期專心投入中國題材的創作，就時期來判斷，應當是指 Boucher 設計中國系列壁毯

註 28 法國通訊 *Mercur Galant*，avril 1685- février 1700。

註 29 Joseph-Marie Vien (1716-1809)，可以稱為十八世紀法國畫派的先行者，David 之師，1743 年獲羅馬大獎。居留羅馬的法國藝術學院達五年之久 (1745-1750)。Vien 雖受教於 Rococo 風格的 Natoire，卻以尊崇上古典範與素描基礎著稱，開啓了法國新古典藝術的趣味。

註 30 Charles Léoffroy de Saint-Yves, < Observations sur les Arts, et sur Quelques Morceaux de Peintures et de Sculptures, exposés du Louvre en 1748 >, Leyde, 1748, 引自 *Voyages de l'Empire Céleste*。

時期^{註 31}；另一訊息是中國趣味與 Boucher 的原有風格並不協調，後者既然是「優雅」的，那麼言外之意是指中國人物即便不粗野，至少並不「優雅」。這段評論反映了在羅可可藝術大行其道之時，中國風貌仍無法突破其「小藝術」的裝飾趣味而登油畫類「大藝術」之廟堂。^{註 32}

另一方面，Vien 的中國裝扮趣味與 J. Berain 的《中國朝官》(圖 27)有不謀而合之處，即其人物著寬大的衣帽而面貌輪廓絲毫不具東方特徵。由這裡我們看到舞會或戲臺上的中國朝官意象，並沒有參考耶穌會教士們所引進的中國圖像：中國朝官意象毋寧是畫家創作發揮的一個藉口。Vien 的「中國人」展現了學院畫家純熟的素描技巧與想像力。其人物表情生動，筆觸明朗有力，既不同於 Boucher 中國圖像的魅力，也與中國風貌裡小人尖帽、長袍大袖之符號造型迥然有別。它們是藉「中國」之題旨 (topos) 來拓展自己的想像空間。中國人的裝扮說明了整個法國宮廷在路易十四與路易十五時期追求瞬息即逝的美感風尚。

小 結

在十七世紀法國視覺文化中，中國（及其藝術）是模糊的「東方」的一部分，並沒有明確的地理位置及國界。由商船載回歐洲的絲綢、陶瓷、漆器從不註明是來自中國，還是日本或印度，一般人對這樣的問題也並不感到興趣；因此，中國這個籠統含糊的概念，當時不過意味著一個風俗迥異而擁有財富寶藏

註 31 見李明明：〈自壁毯圖繪考察中國風貌在十八世紀法國藝術中的發展——兼談符號中國在羅可可美學下的感性呈現〉，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他者之域》，台北：麥田，2001，頁 60-72。

註 32 自 1648 年法國皇室繪畫及雕塑學院 (Académie Royale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 成立之後，繪畫在藝術表現形式中自工藝藝術的地位提昇為自由藝術；而在不同的繪畫形式中，油畫，尤其是歷史畫更居眾藝之首。

的遙遠國度，可以提供奇幻淫巧的材料，有助於皇室及貴族們居住環境中，營造瞬息即逝之美感氣氛。這個背景因素說明了中國風貌的誕生，也提示了它的限制。

探索西歐中國風貌的起源，換句話說，也就是探索中國文化最初被引介到西歐時，是如何的被詮釋，如何被理解或誤解，又如何通過視覺形式被定型為一種藝術設計的風格。我們嘗試上溯到十七世紀，最初至華的傳教士及商團的報導及其圖繪說明，再從中尋找線索，希望能為十八世紀盛行中國風貌圖像尋求合理的解釋。

無可諱言的，報導文獻及其插圖，在傳教士與商團各自原始的宗旨之外，反映了一個時代的共同性，亦即啓蒙時期的科學求知興趣。這一個共同的興趣使早期中國報導具有人文地理、百科全書的特質。舉凡地圖測量、動植物生態、機械技術以及中國民族、生活信仰、神祇偶像，皆為報導的對象，文字描述之餘，更加以視象化。其中尤以帝王朝官、哲人聖賢、貴人宮女的畫像最為多見。這些圖像在十七世紀中葉之後，先入為主地被採用到藝術家的設計構圖中，成為他們發揮想像力的依據，也無意中成為視覺中國建構的雛形。

路易十四及其丞相 Mazarin (1602-1661) 皆重視視覺藝術，路易十五在王儲時期就喜歡異國情調之藝術，尤其偏愛印度與中國風味。Madame de Maintenon^{註 33} 及路易十四之胞弟也都是中國趣味愛好者。這些顯赫的藝術贊助者在路易十四的宮廷中帶動了一股歷史上少見的中國熱。出現在凡爾賽 (Versailles)、提亞農 (Trianon)、楓丹白露 (Fontainebleau)、羅浮宮 (Louvre) 及杜樂里 (Les Tuileries) 等宮廷的文物清單中大量的東方工藝品名目，固然

註 33 原名 Françoise d'Aubigné，獲路易十四之寵愛，並於 1674 年贈地封為曼特農侯爵夫人 (Marquise de Maintenon)。

是法國宮廷迷戀中國工藝在數量上的佐證，而瓷宮之興建，中國樣式織錦與室內設計、中國大使的裝扮尤其為此中國趣味視象化提供了實例，具體說明了中國風味由物質感性到窮盡變化的藝術精神。十七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初，陸續出版的中國報導圖像，無論製作者對中國文化之詮釋及其視覺建構有何偏差，都為此中國風貌的發展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

中國風貌的研究難免自覺或不自覺的自囿於它所隸屬的裝飾藝術的形式，往往無法作更深入的分析。本文嘗試將藝術形式與其創作動機結合，一併思考，希望通過感性形式所反映的生活形態，尋求藝術情感的具體內涵，進而揭示中國風貌能在法國流行逾一世紀之久的深層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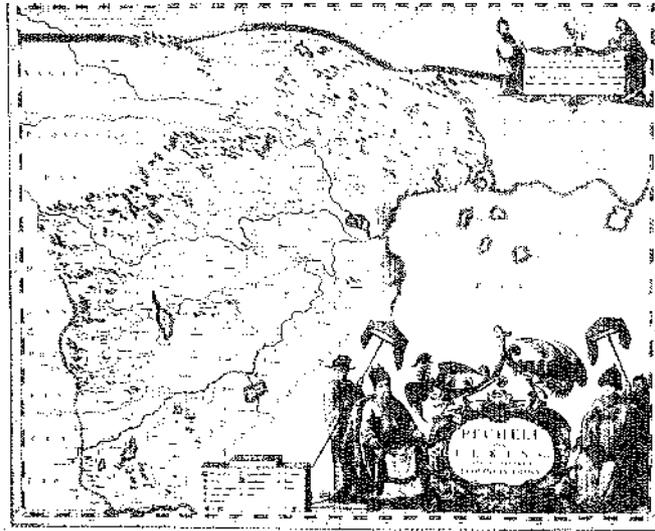


圖 1 北京區城圖 (La région de Pékin)

Martini (1614-1661). 衛匡國 《Novus Atlas sinensis》, 1655 Planche entre p.34 et p.35, 1655 年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La réserve des livres rares), Par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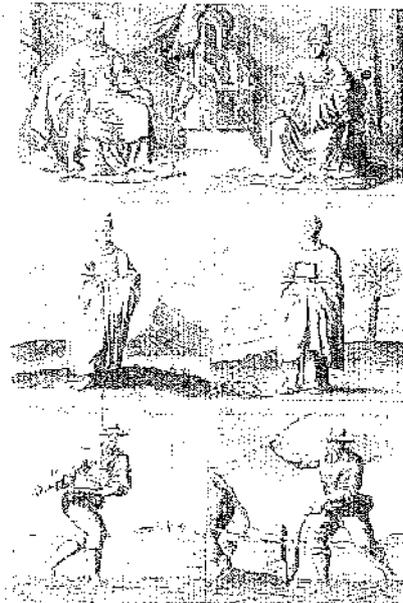


圖 2 國王、王后及其他中國居民 (Des habits du Roy, de la reine, des autres habitants de la Chine)

Kircher, 《圖繪中國》, 1670 年, 銅版, 465 公分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圖 3 果樹 (Arbres fruitiers)

Kircher, 《圖繪中國》, 阿姆斯特丹, 1671 年, 細紋銅版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d'Auxerre



圖 4 中國風貌裝飾版畫 (Panneau Chinois)

Jean-baptiste Pilllement (1728-1808)
細紋銅板, 1770 年左右
Bibliothèque Fourny, Paris



圖 5 湯若望神父 (Le Père Adam Schall)

Kircher, 《圖繪中國》, 細紋銅版, 阿姆斯特丹, 1671 年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d'Auxer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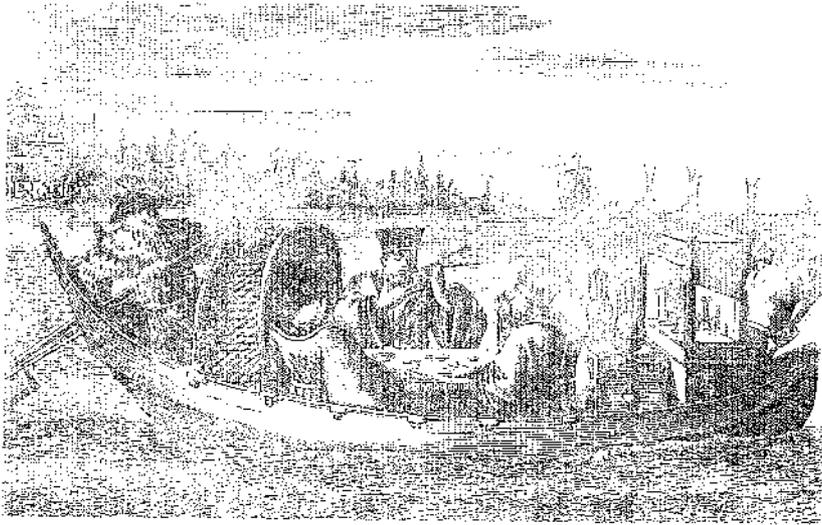


圖 6 中國朝官船宴 (Une fête rassemblant des mandarins à bord d'un bateau)

Nieuhoff, 《省聯東印度公司使團朝見中國或韃靼大汗國皇帝》, 1665 年, 細紋銅版
Bibliothèque Fourny, Paris



圖 7 丑角 (Farceurs)

Nieuhoff, 《省聯東印度公司使團朝見中國或韃靼大汗國皇帝》, 1665 年, 細紋銅版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La réserve des livres rares), Par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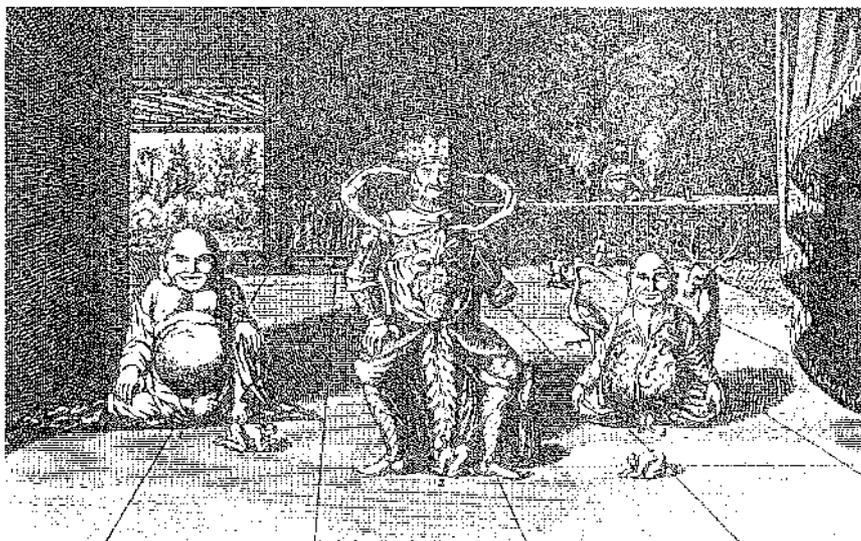


圖 8 三位神明 (les trois dieux)

Neuhoff, 《荷蘭東印度公司使團朝見中國或韃靼大汗國皇帝》, 1665 年, 銅版, 高 100 公釐 ; 寬 155 公釐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La réserve des livres rares) , Par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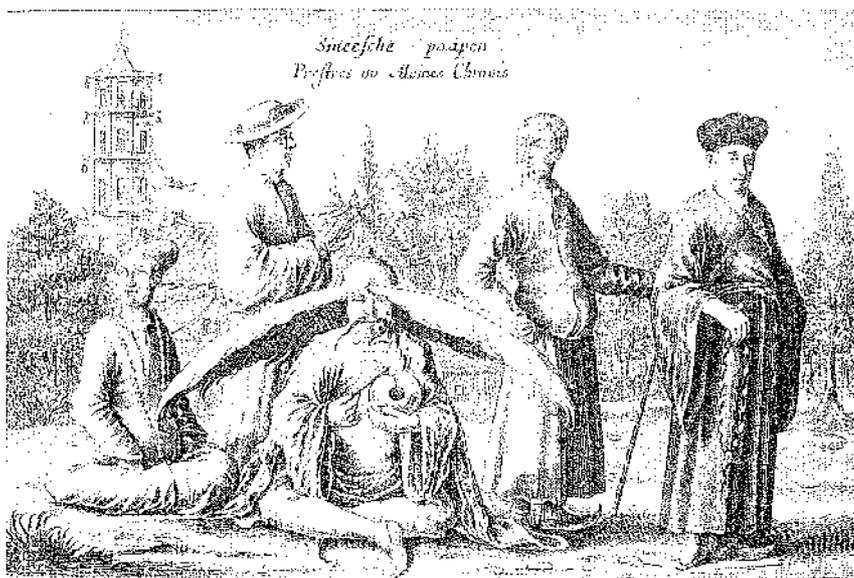


圖 9 中國和尚 (Moines Chinois)

Neuhoff, 《荷蘭東印度公司使團朝見中國或韃靼大汗國皇帝》, 1665 年, 銅版, 高 100 公釐 ; 寬 155 公釐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La réserve des livres rares) , Paris



圖 10 蒙古人 (Mogols)

Niedhoff, 《省聯乘印度公司使團朝覲中國或辯駁大汗國皇帝》, 1665 年, 細紋銅版, 高: 300 公釐; 寬: 155 公釐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La réserve des livres rares), Paris



圖 11 禪觀僧人, 蒙古人
(Bonze des Tartares Mongous au Mogols)

A. Warcew, 1731, 中國圖像系列之一, 195 × 140 cm.,
細紋銅板, 由 Francois Boucher 繪製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圖 12 遼東武官
(Madarin d'armes du Leaotung)

A. Warcew, 1731, 中國圖像系列之一, 195 × 140 cm.,
細紋銅板, 由 Francois Boucher 繪製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圖 13 帝王服裝 (*Vêtements des Chinois*)
(左：典禮服裝；右：日常服裝)
杜赫德神父，《中華帝國通誌》，1735，細紋銅版
Bibliothèque Fourny, Par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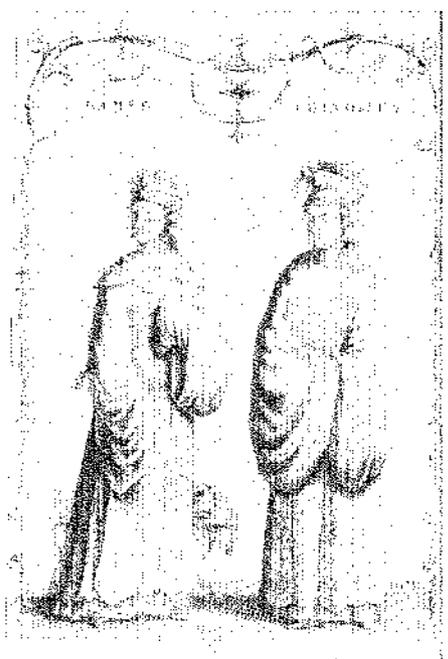


圖 14 中國后妃 (*Dames Chinoises*)
杜赫德神父，《中華帝國通誌》，1735，細紋銅版
Bibliothèque Fourny, Paris



圖 15 御巡 (l'empereur en voyage)

Baptiste Monnoyer、Fontenay、Belin de Vernansal，十八世紀初。高 350 公分*寬 442 公分，
Beauvais 壁毯廠首期中國壁毯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d' Auxerre



圖 16 路易十四御座前的暹羅使節
(Les Ambassadeurs du Siam devant le trône de Louis XIV)

le 1^{er} septembre 1686, gravure 1686 年九月十日，版畫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cabinet des estampes)，Paris，Inv. Q55.
法國國家圖書館，版畫收藏室，巴黎



圖 17 康熙，中國與東鞏韃皇帝
(Empereurs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Orientale)

Père Le Comte，中國現狀造像錄 (Nouvel. Mémoire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1696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d' Auxerre



圖 15-1 御巡 (L'empereur en voyage) (局部)
Baptiste Monnoyer、Fontenay、Belin de Vernansal，
十八世紀初，高 350 公分*寬 442 公分，Beauvais
壁毯廠首期中國壁毯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d'Auxerre



圖 15-2 御巡 (L'empereur en voyage) (局部)
Baptiste Monnoyer、Fontenay、Belin de Vernansal，
十八世紀初，高 350 公分*寬 442 公分，
Beauvais 壁毯廠首期中國壁毯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d'Auxerre



圖 18 欽天監宮 (Les astronomes) (局部)
Baptiste Monnoyer、Fontenay、Belin de Vernansal，
十八世紀初，Beauvais 壁毯廠首期中國壁毯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d'Auxer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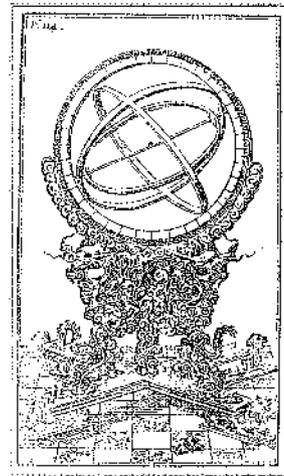


圖 19 渾天儀 (Sphère armillaire)
自法國紳父 Lecomte 之《中國現狀追憶錄》細紋
銅版，巴黎，1696
Bibliothèque Fourn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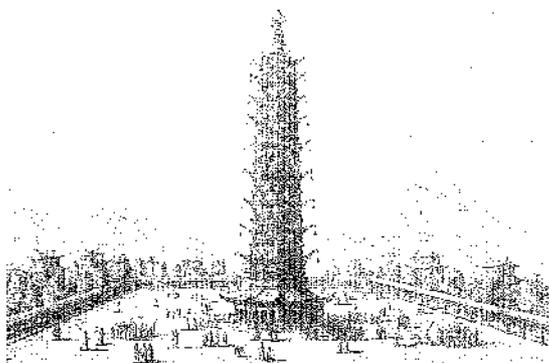


圖 20 南京瓷塔 (La Pagode de porcelaine à Nankin)

Nieuhoff, 《聯合教省東印度使團朝覲中國或鞏朝大汗爾皇帝》, 1665 年, 紙紋銅版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La réserve des livres rares), Paris



圖 21 凡爾賽提亞農瓷宮 (Le Trianon de porcelaine à Versailles)

Louis Le Vau, 1675 年, 紙紋銅版
Bibliothèque Nation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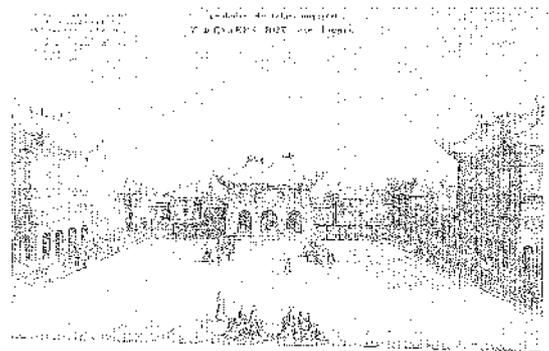


圖 22 清宮廣場 (Le delan du Palais Impérial)

Nieuhoff, 《聯合教省東印度使團朝覲中國或鞏朝大汗爾皇帝》, 1665 年, 紙紋銅版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La réserve des livres rares), Paris



圖 23 中國花卉人物（壁布 Toile de Jouy）
十八世紀
Bibliothèque Fournay, Par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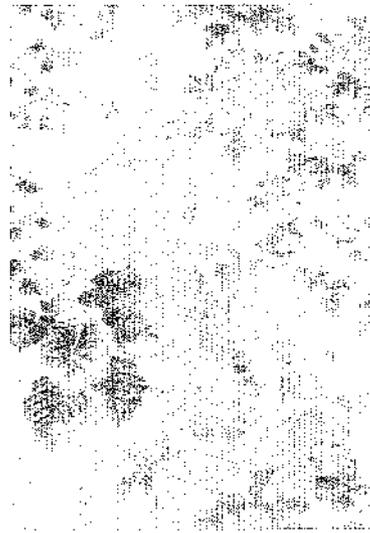


圖 24 中國花卉人物（壁紙・Papier Peint）
十八世紀
Bibliothèque Fournay, Paris



圖 25 中國織錦紋飾（Tapisserie）
十八世紀
Bibliothèque Fournay, Par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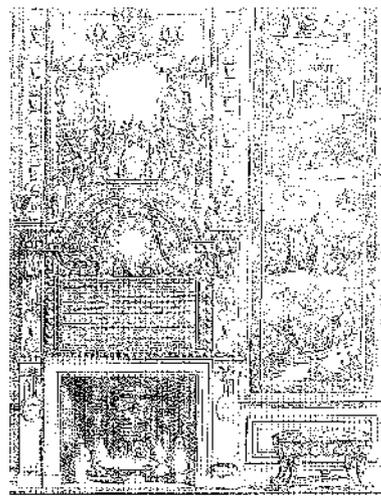


圖 26 版畫中的中國式櫥櫃（1700 年左右）
“Dessin d'un cabinet chinois (vers 1700)”
Daniel Marot
Bibliothèque Fournay, Paris



圖 27 中國朝官服裝 (*Habit d'un mandarin chinois*)
Jean Berain, 1674 年,

Berain 為路易十四宮廷所舉辦舞會設計各式中國服裝及配件。

Bibliothèque Fourney



圖 28 中國大使 (*Ambassadeur de la Chine*)

Joseph-Marie Vien (1716-1809), 1748 年, 鉛筆畫

Bibliothèque Fourney

參考文獻

(一) 十七世紀間出版之中國見聞錄及傳教士報導

BOUVET, Joachim (1660-1732)

- *L'E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en figures* (中國現況圖錄), Paris, P. Giffard, 1697, in-fol.

DU HALDE, Le Père Jean Baptiste (1674-1743)

-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4 Tomes) (中華帝國通誌), La Haye : Henri Scheurleer, 1736.

FÉLIBIEN

- *Description sommaire de château de Versailles* (凡爾賽宮簡介), Paris, 1674.
- *Les divertissements de Versailles donnez par le Roy à toute sa Cour au retour de la conquête de la Franche-Comté en l'année 1674* (法王 1674 年征 Franche-Comté 凱歸, 於凡爾賽宮歡慶記事), Paris, 1674, in-12°.

KIRCHER, Athanase (1602-1680)

- *La Chine d'ATHANASE KIRCHER,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illustrée de plusieurs monuments tant sacrés que profanes et de quantité de Recherches de la Nature et de l'Art* (圖繪中國), Trad. par F.-S. DALQUIÉ. Amsterdam, 1670, in-8.

LE COMTE, P. Louis (1655-1728)

-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中國現況追憶錄), Paris, 1696, 2 vol. in-12.

LORIN

- *Inventaire de l'Hôtel de Rambouillet après la mort de la marquise de Rambouillet* (le 26 février 1652). Bulletin archéologique du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1892.

MARTINI, Martin (1614-1661)

- *Novus Atlas Sinensis*, 1655 (en latin).

NIEUHOFF, M. Jean (1628 or 1630-1672)

- *L'ambassad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 des Provinces Unies vers l'Empereur de la Chine ou Grand Cam de Tartarie* (聯合教省東印度使團朝覲中國或韃靼大汗國皇帝), faite par les sieurs Pierre de Goyer et Jacob de Keyser, mis en français par Jean le Carpentier, Leyde, 1665, in-fol.

SEMEDO, Alverez

- *Histoire universelle de la Chine*, 1667.

(二) 十七至十八世紀間出版之重要版畫圖像及紋飾圖集

BELLAY (十八世紀中期)

- *Premier livre de panneaux et Fantaisies propre à ceux qui aiment les ornements* (新奇版飾圖繪入門)

BOUCHER (1703-1776)

- *Figures chinoise* (中國人物), Huquier 刻印
- *Autres figures chinoises* (其他中國人物), Ingram 刻印
- *Les quatre éléments, figures chinoises* (四元素及中國人物), Aveline 刻印
- *Tapisseries chinoises* (中國壁掛), Huquier 刻印

FRAISSE (1735 年左右)

- *Livre de dessins chinois, tirés d'après les originaux de Perse, des Indes, de la Chine et du Japon* (中國圖紋集, 取自波斯、印度、中國及日本之原作)

HUQUIER, Jacques-Gabriel (1695-1772)

- *Recueil de plus de six cents vases nouvellement mis à jour* (六百瓷瓶集新編)
- *Livres de différentes espèces d'oiseaux, plantes et fleurs de la Chine* (中國花鳥植物譜)
- *Recueil de groupes de vases, fleurs et trophées de la Chine* (中國瓷瓶、花卉與組合飾紋)

- *Livres A.B.C.D. propres à ceux qui veulent apprendre à dessiner l'ornement chinois et à différents usages comme pour les feuilles de paravents, panneaux, etc.* (中國紋飾及各種屏風、版飾圖繪入門)
- *Livre de bordure d'Ecrans à la Chinoise* (中國屏幕邊飾譜)

PEYROTTE (十八世紀中期)

- *Groupes de fleurs chinoises de fantaisie* (中國新奇花飾組合)
- *Livres des Trophées Chinois et Ecrans à main dans le goût chinois* (中國風貌之紋飾組合及手繪屏幕)

PILLEMENT (1719-1809)

- *A new book of Chinese ornaments* (中國飾紋新編), London, 1755。
- *Nombreux recueils et cahiers de différents sujets chinois: oiseaux, trophées, fleurs, cartels, panneaux, balançoires, parasols...etc, gravés par Canot, Avril, Deny, Alleu et les autres* (中國圖紋版畫集：凡花鳥、紋飾、鐘框、畫版、翹翹板、遮陽傘...等，分別由 Canot, Avril, Deny, Alleu...等版畫師刻印)。

(三) 其他相關著作

BERUDELEY, C., *Sur les Route de la soie, le grand voyage des objets d'art*, Paris, Le Seuil, 1985.

BEURDELEY, M., *Porcelain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Fribourg, Office du Livre, 1962.

BIGARD, L., *Le Trafic maritime avec les Indes, sous François I^{er}*, Paris, éd. De la Marine marchande, 1939.

BOOTHROYD, N. et Détrie, M., *Le Voyage en Chine : anthologie des voyageurs occidentaux du Moyen Âge à la chute de l'empire chinois*, Paris, Robert Laffont, 1992.

BOUDRIOT, J., *Compagnie des Indes (1720-1770). Vaisseaux,, hommes, voyages, commerces*, Paris, éd. Jean Boudriot, coll. « Archéologie navale française », 1983.

BOUDRIOT, J., « Compagnie des Indes », *Neptunia*, n° 173, Paris, 1989-1^{er} trim., n° spécial.

- CASTRO E ALMEIDA (de), V., *Les Grands Navigateurs et colons portugais du XV^e et du XVI^e siècles*, anthologie des écrits de l'époque, Paris, Duchartre, 1934, 2 vol.
Paris-Bruxelles, Desmet-Verteneuil, 1934, 2 vol.
- China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Fuj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séminaire de Guangzhou, fév. 1991).
- CORDIER, Henri, *La Chin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Henri Laurens, 1910.
- CUESTA DOMINGO, M., *Au-delà des Mers : une histoire des découvertes*, Paris, Liana Levi, 1992.
-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Orient and the Greek World*, Séminaire d'octobre 1991. Athènes, 1991.
- DAVIN, E., « Un éminent sinologue toulonnais du XVIII^e siècle : le révérend-père Amiot (1718-1793) »,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Guillaume Budé*, n° 3, oct. 1961, p.380-395.
- HAUDRERE, P., *La Compagnie française des Indes au XVIII^e siècle (1719-1795)*, thèse soutenue le 22 mai 1987, université de Paris-Sorbonne, Paris, Librairie de l'Inde, 1989, 4 vol.
- HONOUR, Hugh, *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 London, John Munay Ltd., 1961.
- JACOBSON, Dawn, *Chinoiseries*, Paris, Phaidon Press Limited London, Édition française, 1993.
- KAEPPLIN, Paul, *La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 et François Martin (1664-1719) -- Étude sur l'Histoire du Commerce et des Établissements Français dans l'Inde sous Louis XIV(1664-1719)*, Paris, Ed. Augustin Challamel, 1908.
- KHALDOUN(Ibn), *Le Voyage d'Occident et d'Orient*, Sindbad, 1984.
- KIMBALL, Fiske, *Le Style Louis XV – Origine et Évolution du Rococo*, Paris, Édition A. ET. J. Picard ET. C^{ie}. 1949.
- La Découverte, le Portugal et l'Europe*, actes du colloque des 26, 27 et 28 mai 1988, Paris, Fondation Calouste Gulbenkian, Centre culturel portugais, 1990.

- LA LOUBÈRE, Monseigneur de, *Du royaume de Siam*, Paris, 1691, 2 vol. in-8^o.
- LOMBARD, D. et Dasheng, C., *Marchands et Hommes d'affaires asiatiques dans l'Océan Indien et la mer de Chine XIII^e-XX^e siècles*, Paris, EPHE, 1988.
- de MAGAILLAN, R. P. Gabriel, *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 Traduits du portugais en français par Bernou, 1668.
- MOLLAT DU JOURDIN, M., *Explorateurs du XIII^e au XVI^e siècles : premiers regards sur les mondes nouveaux*, Paris, CTHS, 1984, rééd. 1992.
- PELLIOT, P., *Notes on Marco Polo*, Paris, 1959-1973.
- PICARD, R., Kerneis, J.-P. et Bruneau, Y., « La route de la porcelaine : le voyag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 *Neptunia*, n^o 73, Paris, 1964-1^{er} trim., p.7-14.
- PICARD, R., Kerneis, J.-P. et Bruneau, Y., *Les Compagnies des Indes, route de la porcelaine*, Paris, Arthaud, 1966.
- PICARD, René, *Les peintres jésuites à la cour de Chine*, Grenoble, Éditions des 4 seigneurs, 1973.
- RÉAU, Louis, *Le rayonnement de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Robert Laffont, 1946.
- RIPA, Matteo (馬國賢), *Peintres – Graveur – Missionnaire à la cour de Chine. Mémoires traduits, présentés et annotés par Christophe Comentale*, Paris, Les Presses de Victorchou, 1983.
- ROMIEUX, Y., *Sociétés et Compagnies de commerce en Orient et dans l'Océan Indien*, actes du VIII^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Beyrouth, 1966.
- ROBERT, J.-N., *De Rome à la Chine sur les routes de la soie au temps des César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93.
- SCHNAPPER, Antoine, *Curieux du grand siècle – collection et collectionneurs dans la France du XVII^e siècle*, Paris: Flammarion, 1994.
- STEENSGHARD, N., *The 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17th Century.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aravan Trade*, Chicago-Londres, 1974.

VOLTAIRE,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Garnier Frère, Libraires-Editeurs, Paris. 中譯版: *路易十四時代*, 吳模信、沈懷浩、梁守鏞譯, 商務印書館, 1996, 北京。

(四)、主要展覽目錄

Bombos namban, catalogue des paravents japonais du XVI^e siècle d'inspiration portugaise. Lisbonne, Museu Nacional de Arte Antiga, 1986.

Cabinet de curiosités de la Bibliothèque Sainte-Geneviève (Le), Paris, bibliothèque Sainte-Geneviève, 1989.

DESROCHES, J.-P. *À la Conquête des mers, marins et marchands des Pays-Bas*, exposition au musée de l'Hospice Comtesse. Lille, 1982.

DESROCHES, J.-P., *Asie extrême : Chine, Corée, Japon, Viêtnam*, catalogue du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 Paris RMN, 1993.

Du Tage à la Mer de Chine : une épopée portugaise, exposition au Palácio Nacional de Queluz (9 mars-30 avril 1992) et au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 Paris (19 mai-31 août 1992). Paris, RMN, 1992.

Le Voyage de l'Empereur de Chine, de la Chine de Kangxi aux Chinoiseries de Louis XV, Musée Lehlane-Duvernoy, Auxerre, 1995.

Impressions de Chine, exposition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8 sept.-6 déc. 1992).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92.

Vers l'Orient, exposition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6 mars-30 avril 1983).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83.

Visiteurs de l'Empire Céleste,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 18 mai-29 août, 1994.

The Origin of Chinese Style in Art : A Study of the 《Visual China》 through Early French Pri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ing-Ming Lee *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Chinese culture represented in early French print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e try to reveal its introduction to and expansion in the French society and its impact on the Chinese style in art (*la chinoiserie*) developed in the next centuries.

We shall investigate missionaries, and travelers,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culture by examining their journals and illustrations. We will not only analyses the early prints and records descriptions, but also consider the social economic background which favored the Chinese fashion of artifacts, especially under the court of Louis XIV. As a part of serial projects on the Sino-French cultural study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i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arly formation of Chinese art in French society. It contributes to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French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 Chinese Image, Cultural Relation, French Art, Louis XIV,
Sixteenth Century, Seventeenth Century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Studi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